

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文库

◎ 主编 罗康隆

◎ 学术顾问 杨庭硕

吴秋林

· 第二卷 ·

子集

· 文艺研究

· 戏剧艺术概论

· 艺术学概论

吴秋林 著 WUQIULINWENJI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文库

◎ 主编 罗康隆 ◎ 学术顾问 杨庭硕

吴秋林

· 第二卷 ·

文集

· 文艺研究
· 戏剧艺术概论
· 艺术学概论

吴秋林 著
WUQIULINWENJI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秋林文集. 第二卷/吴秋林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 2

ISBN 978 - 7 - 5660 - 1488 - 7

I. ①吴… II. ①吴… III. ①寓言—文学研究
IV. ①I20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5396 号

吴秋林文集(第二卷)

作 者 吴秋林

责任编辑 舒 松

责任校对 金学勇

封面设计 符 蓉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盛华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34

字 数 76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1488 - 7

定 价 1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文艺研究

我比别人慢半步·····	2
宗教与文学的几个多维命题·····	4
论小说的寓言化倾向·····	16
古代人文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标志	
——从世界各民族寓言文学的发生看古代人类文化意识的一次觉醒·····	23
文学的整体意识和贵州文学·····	32
乡土文学的比较性和贵州乡土文学·····	37
天净沙·秋思	
——自然美层次浅析·····	42
原始文化基因论简述·····	45
论贫困山区文化心态中的守旧心态·····	54
什么是贫困	
——浅论贫困的本质特征表现·····	60
浅论《红楼梦》的寓言色彩·····	64
《红楼梦》贾宝玉与《老人与海》桑地亚哥	
——谈贾宝玉形象的寓言性质·····	69
《红楼梦》在中国文化中的“小”与“大”·····	73
对红学研究的反思·····	76
论寓言的本质·····	78
论寓言的美·····	84
论寓言的形式·····	90
论寓言的分类·····	96
希腊的伊索式寓言与中国的先秦式寓言·····	117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寓言三十年·····	124

中国当代寓言的分期及概况	131
东南亚民间寓言漫笔	137
世界文学中一串光彩夺目的珍珠 ——外国民间寓言简评	141
鲁迅与中国现代寓言	145
茅盾与寓言	150
评金江寓言	156
中国俗语文学的初典 ——评盖壤的《中国俗语故事集》	164
评胡树化寓言	172

戏剧艺术概论

序	邓康明	178
绪 论		180
第一章 人类的戏剧艺术概述		186
第一节 西方的戏剧艺术		187
第二节 古印度的梵剧艺术		193
第三节 中国的戏剧艺术		196
第四节 日本的戏剧艺术		201
第二章 戏剧的起源、戏剧观、本质		207
第一节 戏剧艺术的起源概说		207
第二节 古希腊戏剧的起源		213
第三节 古印度梵剧的起源		215
第四节 古代中国的戏剧起源		217
第五节 戏剧观		223
第六节 戏剧的本质		227
第三章 戏剧的特征		232
第一节 西方戏剧的特征		233
第二节 东方戏剧的特征		237
第三节 东、西方戏剧特征的比较		243
第四章 戏剧的构成		246
第一节 剧 本		246
第二节 表演（演员艺术）		256
第三节 音乐与音响		265
第四节 造型（舞台美术）		270
第五节 导演艺术		276

第五章 戏剧的种类和“流派”	280
第一节 西方戏剧的几个主要剧种	280
第二节 西方戏剧的流派	283
第三节 东方戏剧的种类	292
第六章 戏剧艺术的另一“角色”、社会功能、批评	308
第一节 观众, 戏剧艺术的要素	309
第二节 戏剧的社会功能	317
第三节 戏剧的批评	322
第七章 戏剧的剧场	329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戏剧的剧场	329
第二节 近现代欧洲剧场	332
第三节 东方戏剧剧场	336
第四节 中国戏剧剧场	338
第五节 东西方剧场文化及现代表现	341

艺术学概论

导 言	346
第一章 艺术的本质	348
第一节 艺术的发生	348
第二节 艺术本质认识的历史	354
第三节 艺术的本质认识	359
第四节 艺术与其他精神性文化产物的关系	367
第二章 艺术的特征	378
第一节 艺术的形象性	378
第二节 艺术的情感性	385
第三节 艺术的主体性和独特性	388
第四节 艺术的审美特性	393
第三章 艺术作品	396
第一节 艺术作品内容的构成元素	396
第二节 艺术作品形式的构成元素	403
第三节 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409
第四章 艺术创作	419
第一节 艺术创作的性质和动机	420
第二节 艺术创作的过程	424
第三节 艺术创作的思维形式	432
第四节 创作方法、风格、流派	440

第五章 艺术的种类	448
第一节 艺术的分类	448
第二节 实用艺术	450
第三节 造型艺术	461
第四节 表情艺术	468
第五节 综合艺术	474
第六节 语言艺术	484
第六章 艺术的价值实现	496
第一节 艺术欣赏	496
第二节 艺术批评	505
第三节 艺术的社会功用	512
附 录	520
光效应艺术的新空间	520
总体艺术对传统艺术区位的置换	529

◆ 该书1991年由六盘水市内部图收准字号印行

吴秋林文集

第二卷

文艺研究

我比别人慢半步

(自序)

我自小并不聪明，思维总比别人慢半步，故许多儿时的朋友总是显得比我聪明得多，干什么都比我强，摸鱼、打鸟、上树、打架我都不行，甚而连尿尿也没他们高。朋友们对我好像根本不在乎，想在一起玩就玩一会，不想撒腿就散，我总以为与他们很有交情，可他们总不以为然。我于是拼命想象，拼命作姿态，拉架势，希望能与他们平起平坐。可不行，还是慢半步，还是显得那么傻。小时候我好喜欢几个漂亮的小女孩，可一有他们在，小女孩的眼睛就根本不朝我这边瞧，于是，我自小就有一个希望，希望自己能够变得聪明一点。

带着这种希望上了小学，上了初中，又上山下乡，又进矿山当了矿工，后来又进了大学，后来又当秘书、当记者、当编辑，二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一回首，还是没有聪明起来，还是比别人慢半步。

20岁的时候，酷爱诗歌，可惜大多都是拿自己和纸笔出气，一本接一本地用小本子写，到头来全是废纸。也爱过小说，常在梦中呈现美妙无比的构思和伟大的文学场景、人物描写，也常惊醒过来，在灯下记录这另一个世界的景象，希望天才的光环能戴在我的头上，可常常一醒来什么都不见了，只闻见鸡鸣、狗吠和沉睡者磨牙的声音，时而还有耗子争风吃醋的咬打声……唉，还是没有聪明起来。

我20多岁的时候远是比别人慢半步，但这时的人生幻影重，上了大学后更是如此，我曾与一位同学谈起，我的船不想只做成一条小舟，而是一条尽我最大能力的大船，能在起航后走得很远很远。可是，真不行，无数次的退稿信，打得我一退再退，最后竟莫名其妙地退到寓言这条小舟上来了。一晃十年过去，我只记得那时不管舟大舟小，不管是江是海，不管是雨是雾，我只管划出去，划出去！慢慢地心灵平稳下来，聪明不聪明干我何事？于是也就干起了被作家们视为最不聪明的举动，写起寓言来了，同时也干起了学者们最不起眼的学问——寓言研究来了。殊不知，我从大门怎么也进不去的文学殿堂，竟然从一个小缝里钻进去了。进去了我也就不客气，穿起寓言的衣服四处走走，红学、比较文学、文艺学、美学、文化学，也竟然各处都能谋上一不起眼的偏位坐坐。十年过去，搜拣搜拣，又竟然能凑上这么个论文集，为十年的辛劳打上一个漂漂亮亮的记号。

论文集编成之后，欣喜是自然的，再回想儿时的朋友见到我这个所谓的作家，像见到怪物时的目光，更欣欣然，暗想，聪明起来的平生大愿已然也。但悠忽之间，这一窃喜顿时“灰飞烟灭”，十年几许，除了时忧时喜外，就是两鬓斑白，你得到了什么呢？金钱？名义？休也，休也！吾心然也，吾心寂也！比起快手发财的作家来，我还是不聪明，我还是比别人慢半步。

不过，想起来慢半步又未尝不好，因为比我快半步的人滚下山坡的时候，我肯定是滚不下去的。至于聪明与否，你我又何必呢？一句话，你聪明你的，我聪明我的。

胡言乱语是为自序，然否与人何干！

吴秋林

1991年8月于六盘水市

宗教与文学的几个多维命题

世界上有两种最令人迷惑不解的东西：一是宗教，二是文学。宗教永远也离不开“天国”“天堂”“美好彼岸”等属于“未来”的概念或观念，它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现实的一切行为对未来的寄托；文学同样离不开对比宗教更为朦胧的美的、善的、理想（不管内容及形式的）的追求，同样摆脱不了对于非现实美好梦幻的寄托。我很难相信谁已经全面地客观地弄清楚了阐述了整个宗教，也很难相信谁把文学的全部表现作了完全的解释。也许人是永远弄不懂这两种有关于人的心灵的物体，也许谁也不愿全部弄清楚它们，也许正是这种含混才是它们存在的真正价值。如果我们把二者对比研究一下，含混下去和清晰开来都将是有价值和非常有趣的。

一、宗教与文学的原始关系

什么是宗教？《宗教词典》上的定义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境界和力量主宰着自然和社会，因而对之敬畏和崇拜。宗教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最初是作为原始人群的自发信仰产生的。”那什么又是文学呢？最常见的见解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中国先秦时期曾将哲学、历史、文学等方面著作统称为文学。现代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故又称‘语言艺术’。文学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无可讳言，没有谁能满意和完全信服这两个定义，但又很难找到更为确切的解释，这个两难命题本身也是难的，好在释义学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可我们今天还没有必要走进释义学的大门，而只是希望了解二者的关系。

文学与宗教都是人类进入社会化生存方式和阶段后的产物，但我们却无法准确地描述它所产生的历史状况。通过远古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观念、思想、意识等留下的信息，使现代的人们产生了许多推断和猜测，我非常佩服人类在这方面的才智，他们是很合理地复原并描述了许多远古的面貌和状况，但我觉得这永远是一种尝试，一种运动和探寻过程。我非常赞同这样一句话：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现代人现代的理解和标准，从这一点看，我们是无法很确切很清晰地叙述宗教与文学的产生的。但有一点是幸运的，因为宗教和文学都是人类群体化到一定的阶段和程度后的产物，也

就是说,人类只有进入社会化的生活方式,文学与宗教才有可能伴着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而产生,这一点,无论我们怎样来理解宗教与文学,其答案都将是肯定的。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人们一方面努力发展围绕着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硬文明”(诸如生产工具的制造,生产方式的发现和制定,以及科技的发明和创造等等),一方面又觉得心灵的饥饿并不是硬文明的发展完善可以一揽子解决的,恰恰相反,硬文明的发展完善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人类的心理平衡,比如人类历史上铜的发现和铁的发现就是如此。人类一次比一次生活、生存得更好,但人类的心灵却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无比的饥饿,于是,人们在致力于发展“硬文明”的同时,又致力于发展满足于心灵饥饿的“软文明”,无疑,宗教与文学是其中最大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宗教(尽管现代用一些现代化了的思想理论、主义、精神取代了它,但它们仍不过是宗教精神的延续,仍然属信仰、理想的宗教范畴),也不可能没有文学,人类正是通过它们及其他有着相同功能的东西,努力摆脱机械的人和动物的人。可以说,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的群体如果没有宗教(包括现代“主义式宗教”)和文学,它必然就没有精神内涵,像石头一样缺乏活力和生机。

在一般的理解中,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的群体,只要用一种基本统一的文明体来满足对神灵、偶像的崇拜,满足对未来心灵的寄托,那宗教便产生了。同样,人类的内心种种复杂的情感需要表达和宣泄的时候(即“吟之不足,舞之;舞之不足,蹈之”),文学就开始产生了,只不过它得把某些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固定化之后,才出现了真正的文学,如抒发爱情情感的诸种形式:爱情诗、爱情故事、爱情小说等。但是,在原始时代,我们发现,一些宗教活动和宗教精神内涵中,有许多我们认为是而实际上就是文学的东西,而一些文学活动和文学精神又包容了大量的可称之为宗教的东西。众所周知,不管是简洁的、还是繁琐的宗教活动,都有一定的规范和表达方式,尽管在原始时代这样的规范很简略,但都肯定存在着,因为它既然希望和要求那么多人归于一种信念之下,仅凭口头的应许是不够的,必须有一种象征来表示和维系这种联系,如人们的宣誓行为、佩戴标志、基督教的礼拜、伊斯兰教的功课等。奇妙的是,这种表示在古代常常就是文学的。古代有关这样的场景我们只能在一些历史记载中见到,但远古遗留下来的一些宗教性质的民俗却给我们留下了鲜活的实例。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古老的延续性最强烈、最持久、最明显的民族,我们的一些今天仍有生命力的东西,其存在状况几乎与几千年前它出现时的存在状况一样,并没有什么大的本质上的改变,因而,在民俗中保留了许多古代的带有宗教性质的信息。这种信息在山区保存得最为完整,这方面在婚丧嫁娶的一些仪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每当这些仪式出现的时候,在表达了对天、地、君、亲及至神的崇拜之后,许多有文学性质的表现就出现了,比如对唱、咏唱、讲故事、追忆民族祖先的英雄业绩,甚而有时候,对诸神的崇拜,也是靠文学来表达的。这一切都围绕着对神秘力量的赞美,从而培养和提高一群人或一个民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的培养其最重要的媒介莫过于文学。这种现象与世界性宗教基督教的类似活动的情况完全相同,简单的中心出现后,一系列的赞美诗就不停息地重复,而这种诗歌无可否认就是一种

文学。

文学与宗教的这种联系我们在宗教典籍中随处可见。《旧约全书》是希伯来民族的宗教典籍，它再现了希伯来人远古的历史，同时几乎最典型地构建了希伯来民族的古代社会生活大厦和精神文化的灵魂。它在作为宗教典籍的同时，谁能否认它的文学内容？伊甸乐园的故事是世界公认的最有影响的神话性质的童话作品（它表现的“人类始祖传说，几乎掩埋了绝大多数民族的人类始祖传说”）；大卫王的故事、大力士参孙的故事难道不是世界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史诗之一；所罗门王的故事的文学魅力同样让希伯来及其他各民族的后代心醉神迷；还有亚伯拉罕的故事、摩西的故事、巴别塔的故事，谁又不同时把它们作为最引人的历险记般的文学作品来读呢？还有《旧约》中的列王纪，不也是传记文学在其中的体现？《新约全书》是基督教的圣典之一，但它实际上是把原有宗教的宗教精神，用一批新的故事作了有创造发展的新的阐述和解释，因此，基督教不过是古犹太教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演化和发展。它没有取代犹太教，只极大地扩充了古犹太教，并成为一个完全渊源于犹太教的新宗教，从而打破僵化和仪式化了古犹太教的条条框框，为希伯来人的这一古老宗教迎来了未来的世界性的生命。这样的新的典籍《新约》，其基本精神未变，也自然像《旧约》一样，有许多浓厚的文学内容。

文学与宗教的这种联系的另一个实例是佛教的典籍。我国曾是佛教最为盛行的国家，佛教的典籍在我国浩如烟海，数不胜数。佛教精神的内核，与其他宗教一样，不过是一两个“万一”的点，用普通的语言表达不过就是几段话。但佛教却有一点与其他宗教不同，基督教强调单一和神圣，对某一圣理的认识要求是一律的，或大致一律，是排他性的；佛教则一般不采取排他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是强调自己的经典如何最接近那个神秘之物便可，因此它是包容性的。这个包容性的结果是：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始终是一部统一经典的同时，佛教的经典却越来越多。这个宗教的历史现象对文学与宗教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是为宗教中的文学表现提供了不断的机会和较大的场所，因为佛教教义的解释和理解的传统方式就是文学的形象的，即用某一真实或虚构的故事来表达对某一教义教理的见解。你的自视为正确的见解，教义用形象表达，而相反的见解也是用形象来表达的。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莫过于《佛本生故事》《百譬喻经》，这两本宗教著作表现的文学性甚至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去掉教理、教条和训诫，就是一些典型的极富于民族特色的印度文学故事、短篇小说，或印度的诗歌、印度寓言。在中国的文学实践中，我们实际上也这样干了，有的人把佛教中依附于文学的教诫成分去掉，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编辑出版了佛经中的许多作品，如《百喻经》《佛经文学故事选》等。可见，由于佛教自身的特点，它的文学内涵比其他宗教相对要重一些。

以上是就宗教的文学内涵或文学表现来论述文学与宗教的原始关系的。文学与宗教的原始关系还有另一个方面的表现，即文学本身的宗教演化。这一方面的我们最熟悉的实例是屈原，屈原的文学，以及由这位大文学家的死而来的端午节，众所周知，屈原是一个地道的伟大的文学家，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和真挚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

激越奔涌的激情和写于宇宙间的人类最宏伟的疑问，构建了屈原的文学，并逐渐成为文学的屈原、屈原的文学相互融合的半精神半物质的物体。后来，为楚文化被包容消亡而悲哀不已的人们，从屈原这里找到了他们的精神象征，纷纷把粽子投进江水，渐渐把屈原、屈原的人格力量和文学精神内涵演变成带有宗教性质的信仰和崇拜。屈原是一个地道的文学家，也可说他的天才创作确实是楚文化（后来演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南方文化的精神象征之一，但原本他的文学、他的死最初都不具有什么宗教色彩，后来，一系列真真假假的传说，才导致了今天的结局。大多数人都知道端午节，很多人也知道端午节的由来，不少人也可能明了它的精神内涵，但大趋向上人们并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而是盲目的那句话：信！别人都这么信！信就够了，而这就是典型的宗教性质的心理表现。如何神化屈原的过程我们所知甚少，但神化了文学的屈原的终极，结果我们是看到了的，而且这一过程与巴力斯坦的犹太民族反抗罗马统治的弥撒亚民族运动，而最终形成一个救世主、一个世界性宗教的最初过程非常相似。巴力斯坦的犹太人需要一个弥撒亚来求得救赎，而那时的中国人（楚人）也需要一个类似的人物来构建他们的精神支柱，只不过中国人没有像犹太人那样向宗教走得那么远。因而，我不敢说文学的屈原完全变成了宗教的屈原，但在中国人的宗教性质的精神信仰中，他肯定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完成了许多本是宗教完成的东西，这样一来，说屈原的一切具有宗教色彩是不过分的。况且，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想说明文学的屈原是如何转化为宗教的屈原的过程，而只是希望通过这一实例，来证明原始社会中的文学是可以转化为一种宗教的历史，或者说原始的及现代的文学本身就有其宗教方面的内涵。

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有一些思考。对比《旧约》与《史记》，让人惊奇地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远古历史及历史进程的描述相似之处最多。《史记》是中国公认的“史家之绝唱”，不管作为中国古代广义的文学，以及现代狭义的文学，它在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的同时，其文学上的价值都是不能抹杀的。自然，不管是在古代或现代，都没有谁把它与宗教联系起来，但它却具备了成为一部宗教典籍的一些基本要素，《旧约》的基本精神依托是向古代祖先及神灵寻求今日言行的证据的，《史记》也大致如此。当然，两个民族的寻求方式和发展方向是不尽相同的，但历史的追述对它们却显得同等重要，《旧约》从“创世记”到“约伯记”，《史记》从“五帝本纪”到“孝武本纪”，所牵的都是一条基本相同的历史线，只不过《史记》的历史线确切性强一些，而《旧约》的历史线包容大一些也特殊一些。天生的民族敬畏和恐惧心理，使古希伯来人的历史线在上帝那里染了色，向宗教方向进行了深入的发展，但我们在《旧约》最先的神话传说的历史记载中，并没有感受到很强烈的宗教气息，是史大于信仰的。中国的《史记》在最初的阶段里也同样处于这种地位上的，也就是说（尽管《史记》是确切的史家笔调）它存在着发展成为一种宗教典籍的可能性，这跟《旧约》的传说历史记载很少宗教色彩是一样的。所以说，《史记》在具备另外一些要素的情况下，也可能成为或部分成为类似《旧约》那样的宗教典籍，比如，道家老子的一些著作及其他道家的一些著作在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宗教典籍

就是最好的例证，只不过这一宗教典籍下的宗教性质与其不完全相同，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土壤还缺乏发展像基督教这类宗教的充分的必备的条件。反过来说，《旧约》在古代的某个历史阶段又何尝不能设想为是一部类似于《史记》的具备浓厚文学色彩的史学著作呢？这个设想也许太大胆了点，但也不是完全的凭空构建。因为《旧约》本身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并不仅仅是宗教的，还有大量的其他方面的内涵。所以，我们在以《旧约》中的文学（大概概念上的文学）内容来论述宗教与文学的原始关系，承认宗教为主体的关系结构的同时，为何不可提出以文学为主体的关系结构呢？即《旧约》的典籍为何不可以原本是一部希伯来人的文学的史学的典籍，但它由于历史的、民族心理的、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慢慢地成为一部举世闻名的宗教圣典。如果这样，《旧约》中的文学内涵就自然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东西了。

论述至此，可能人们觉得我们将要发现什么东西了，是的，为何在古代的时候，原始的宗教和文学老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缠绕在一起，分不开，分开了又双方都索然无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不是体现了原始时期宗教与文学这两种灵物的混沌性呢？我以为是的，许多历史证据都表明，我们的先人在古代表达这两种东西时，常常是不加区分的，历史发展的阶段也没有必要在那时把二者分开来，宗教能满足心灵的饥渴，文学也是如此。虽然并不是每个时候文学与宗教都能互通，但至少这种互通在古代普遍存在，而且我相信，古代人在当时还没有形成和完全形成文学与宗教分离的意识。

混沌，这便是宗教与文学在原始时期关系的基本点。

二、现代宗教与文学

古代宗教兴起之时，带着一股混沌原始的力量，滚滚向前，步入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作用及历史意义毋庸赘言，因为历史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如东正教之于俄国、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民族等。可是，几千年过去，现代宗教的情形如何呢？

在古代，任一宗教的形成，都大致构成当时社会的四种基础性构建：一是社会精神文化的基础；二是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基础；三是语言文字的基础；四是思想观念的基础。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构建表现也许并不完全，现实中还有比这更多的内容，如构成文学艺术的基础、某些政治、社会制度的基础等。比如印度的佛教之于印度的艺术。特别是石刻艺术几乎就是一种纯宗教的艺术，但它是印度艺术的主体。再如基督教的出现对于整个中世纪及近代欧洲文学艺术的影响，在这个时期里，宗教浸透了这块大陆人类的一切，文学艺术也自然以这一宗教的基础来构建自己的殿堂。这方面的证据数不胜数，有一句话可以说明一切，即“不读《圣经》，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欧洲文学”。

原始的宗教是纯朴的，而现在的大多数宗教则是教条的、烦琐的、仪式化的。宗教兴起时，其教徒之所以信教只是希望把心灵交给信仰，并没有以此换取权利的渴望，义务就是一切。可是，现在的宗教仿制了一整套世俗社会的制度，用权力、金钱

把自己渐渐腐化。尽管如此，现代宗教仍然有它的生命力，因为不管这一宗教如何腐败，人们的心灵仍然是饥饿的，内心的精神生活的要求普遍地存在于人们中间，而且宗教典籍中的原始时期就萌生的宗教活力还存在着。我研究过中国的一些宗教教徒的信仰活动和宗教组织，发现纯真朴实的令人赞叹不已的宗教精神在最底层的教众中普遍存在，其中一些细节令人落泪，在他们感受到神的喜悦，满面充盈着幸福的灵光的时候，又让人迷惑不解。他们在寻找或创造一个神来感到喜悦，使心灵得到快慰，……我真看到他们的心灵得到了满足。正是这种纯洁的宗教感情，才使宗教在现代社会仍有生命力，但遗憾的是，这种几乎是一种美德的东西，却越往上越少见。虔诚永远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人格，但在达到一定教阶的所谓宗教上层人士中，虚伪和卑劣却普遍存在，似乎宗教信仰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信仰。

归入现代宗教与文学正题时，就必然涉及宗教与文学观念上的分离，这种意识的分离产生于什么时候，难以确定，但文学意识的产生肯定比宗教晚（注意：我这里所说的产生是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观念对待的产生，并不是针对文学作品的产生而言，因为文学与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在人们观念上没有把它作为一门学科来对待之前，其具体的文学作品就存在着）。在宗教的意识确立之时，文学上的观念仍没有树立，它处在宗教之中或与宗教混合，是一种混沌的景况。后来，随着历史的进程，两大软文明之一的文学终于从混沌中走了出来，以自己不断创造的方式来满足人们心灵的渴求。这个时候，文学与宗教已不是混沌不开的相互关系，而是对应出现于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相互关系了。

在中国，具备现代概念的文学观念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从中国先秦起始，就如前叙文学定义那样，中国的文学概念是一个大范围的东西，并且一直受此影响到近代。现代的文学概念从古代大的文学概念中分化出来，大致是受外来文艺理论的影响而产生的，这也与我国小说的发展阶段有一定的关系，应该说是多种因素促成了现代文学概念的产生。

在国外，现代文学概念的产生也有一定的过程。早在光芒四射的希腊文明时期，聪明的希腊人已经有了“诗学”的概念，但它为希腊的哲学家所为，实际上的诗学只是哲学的附庸，而且诗学的本身含义还不仅是文学，它的完整的内涵有些类似于今天的美学。几千年过去，直至近代，国外的文学概念仍是淹没在哲学或美学之中的，文学在其中并不具备独立的与其他门类相对应的关系，只把它作为一种实践来对待。后来，也是由于历史的进程等因素，文学对应于哲学、美学获得了独立，并与艺术从概念上分离，成为现代概念的文学，而不是笼统的美学、文艺学了。这实际上是文学作为人类软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的发展，显示了文学在“主义式宗教”取代传统宗教的时代的重要性。这也可反衬出主义式宗教对传统宗教的轻视，是如何挤出了大量的心灵空间，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的。

与现代宗教相对应的就是这样的文学。这两者都在现代社会中为满足人们的心灵的饥渴，而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二者对应式的存在毫无疑问，但现代宗教与文学的结在哪里呢？古代宗教与文学的相互关系的结是融合，或文学作为宗教教理和思想的

载体，或利用文学的宗教精神及对心灵的震撼，而现代宗教与文学的相互关系的结却在相互的独立性上。现代文学从概念上已经完全独立，宗教也吸收了现代生活的营养和精神，力求不失去宗教在日益科技化社会的地位，并抗拒主义式宗教的挤压和轻视。两种有根相连，但又独立发展的事物的相互关系必然是两种东西的相互参照，既然它们是人类的两大软文明，这种参照就自然是必然和必要的，并且，它们也在旧有的联系上产生新的关联及新的差异、分离等。

三、宗教与文学相关联的几种方式

上述我们大跨度地论述了宗教与文学的关系的历史，但现在我们却要在这个论题上消除宗教与文学相互关系的历史感，面对现实的宗教与文学的相互关系，把人们引入宗教与文学相关联的几种方式的实质内容。

宗教与文学相关联的第一种方式是直接从宗教中分离的文学。我们在论述宗教与文学的原始关系的混沌性的时候，就肯定了一个事实，即宗教最初产生和成为记载的典籍，并不严格地区分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宗教，它们还常常融为一体，难以分割。但是，这种融合并不意味着宗教中的文学成分消失，有的还比较完整地相对独立地存在于宗教典籍及宗教思想体系中，而这些相对独立的文学部分，也就构成了今天直接从宗教中分离出来的文学。这样的东西在基督教中最典型最直接的表现是《圣经故事》。《圣经故事》是一本把《圣经》中的文学故事抽出来，编辑或编写在一起的文学读物，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书籍，我国的《圣经故事》是张久宣先生编著的。这本书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重印几次后，编者又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印数达数十万册。它从“圣经梗概”开始，以“罗马传教”结束，记叙了《圣经》中的绝大多数文学历史故事，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在佛教中，这类从宗教典籍中分离的文学作品种类最多，如《佛本生故事》《百喻经故事》《百喻经寓言》《佛经文学故事选》等。如果说从基督教典籍中分离出来的文学作品，主要的价值在于传记文学及寓言、诗歌等方面的话，那么，从佛教典籍中分离出来的文学作品，主要文学价值则在于小说、散文、寓言。另外，从基督教经典中分离出来的文学作品，它们在具有文学价值的同时，也仍具有宗教的、历史的、文化的价值，也就是说，它们还难于摆脱宗教精神的强烈影响，宗教的色彩仍很浓厚，而这方面的表现在从佛教典籍分离的文学作品中就很弱。东方的佛教徒传教时很少是教条的直白，而是讲故事，讲一个故事阐明一个教理，而这些故事又多是从民间借来的，自己创作的不多，这样一来，一旦故事与教理分离，那故事就很可能是一则完整的故事，或一篇古代小说、寓言故事，更有甚者干脆就是中篇小说。再加之佛教的包容精神，对各种见解、解释的宗教经典概不排斥，不强求像基督教那样的统一性的经典，只要是有一定影响的宗教典籍它都搜罗在旗下。这使得佛教的宗教典籍产生巨大的包容量，包容了许许多多与宗教有关的东西，自然也大量包容了文学的各个门类。有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从佛教典籍中分离的文学作品就比从基督教典籍中分离的文学作品，文学味要浓得多。比如《百喻经》，它本来是佛教徒们为了向众生传教的方便，收编了98